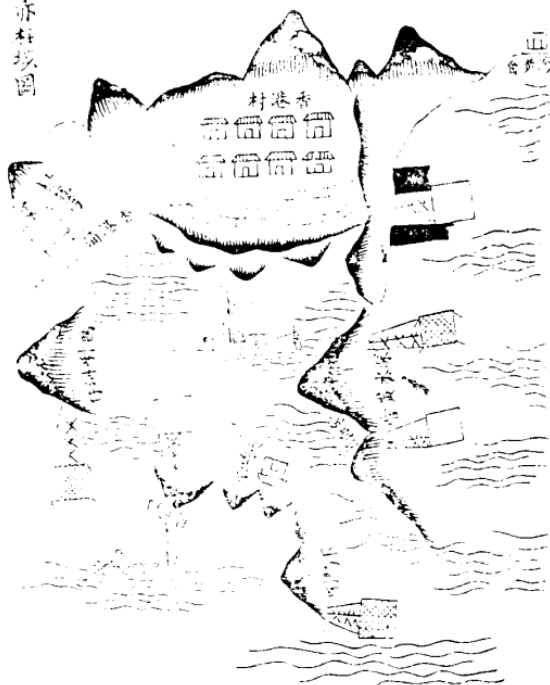


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

赤柱埗圖



東粵寶安南頭黃氏族譜中之赤柱埗圖

(該圖繪於清乾隆三十一年)

蕭國鈞
蕭國健
著

顯朝書室出版

1113

N93

365

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

蕭國鈞
蕭國健 著

1986, 7, 1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初版
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

著作者：
蕭國鈞
蕭國健

出版者：
顯朝書室
香港太古城怡
山閣八樓A座

定價：
港幣二十元

新學社

Preface

I am very honoured to be asked to write a preface to this work of the SIU brothers on Family Record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Kwok-kin and Kwok-kwan have been my friends for many years and together we have worked on collecting and sharing material bearing on this subject. As is well known, the gazetteer for San On, though useful and indeed indispensable, is lacking in many respects and, apart from any other short-coming is very out of date, its last revision being dated in the Chia Ching period over 160 years ago, twenty-two years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British Hong Kong. Therefore we have to turn to other sources to supplement and extend it. One of the most fruitful fields has been the family histories of the lineages that have been long settled in Hong Kong.

In this book the SIU brothers have given a methodical description of what genealogies are and how their collection and study are proceeding; and with the aid of chosen passages from local genealogies, they have illustrated their usefulness as contributions to local history. They have listed recent acquisitions of genealogies and other materials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by family and village and they have used local genealogies to chart the entry of Hakka clans into our area in the Ming and Ch'ing periods, giving in a particular place from the contents. The SIU brothers have also indicated which libraries and institutions have major holdings of local genealogies — built up, I may add, with their help and others.

This is an appropriate time in the work of collection and recording to take stock of what has been done and what has been achieved in this important field of study. This little work conveniently marks the end of the first stage. I congratulate my friends Kwok-kin and Kwok-kwan on their efforts and skill, and urge them to continue the good work.

Hong Kong, 28th September, 1982

James Hayes



林序

諸牒起源甚早，而我國更是應用牒譜之最早國家。南北朝時，政府設有「圖譜局」，其所藏之資料，爲當時官吏升降之根據標準之一；自唐宋以後，此作用雖消失，然家譜、族譜、宗譜之纂修，未嘗中斷，惟主要作用仍在「序昭穆」、「辨尊卑」而已。若以諸牒作學術之研究，如潘光旦氏之從諸牒考究遺傳因素；先師羅香林元一教授之從族譜考究之遷徙、史實之考訂、進而建立譜系學，更是近五十年之事；日人多秋賀五郎之宗族の研究，更明顯的分析與研究族譜之價值，如家訓對家族之影響等。然族譜畢竟是史料成份較多，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響之下，恪遵「爲親者諱」之原則，故族譜中多誇大之詞，而掩飾若干不良史實是其缺點。本人在參加第二屆「世界載籍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RECORDS)時，提出方志與族譜聯合應用，對地方史研究價值甚大。近三年來，國鈞、國健兩兄昆季，助本人在香港大學亞洲中心，從事與美國族譜學會「合作計劃小組」中工作，利用所蒐集得之香港族譜，探究香港前代歷史，其論文曾先後發表於香港各報刊，今特輯成專書，名曰：「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是書可分三類：

一、報導性：如「香港地方文獻蒐集工作之初步報告」、「中國族譜學在香港之發展」、「族譜與族譜收集」，是報導「合作小組」三年來之工作概況，及香港大學、猶他州族譜學會收集族譜之概況。

二、分析性：如「族譜中所見香港之史實十例」、「香港新界之五大族」、「族譜中所見明清之際來港之客族」、「清同治元年至三年間荃灣城門二鄉械鬥記」、「族譜——家族發展之紀錄」等，是從族譜中鉤尋出香港前代史若干寶貴的真相，及分析族譜的功用。

三、其他：如「從蛋家歌謠看大澳屯門等地之習俗」，雖與族譜研究無關，但蛋（蜑）家是香港早期居民之一，對了解香港前代史裨益甚大；「英人租借新界前之土地主權傳說一則」、「從碑刻文獻看九龍之宋末史蹟」，雖是一鱗半爪，却可補香港前代史若干「空白」：

是書因輯自報刊，其作風自與考據文章有異，然用族譜資料作研究，是一種新方法的嘗試；所提供的資料，雖嫌簡略，然提出了若干新見解。故此書之刊印，主要是冀能引起各界人士之注意，共同努力於族系學與地方史之研究，則為本人與國鈞、國健兄昆季之初願耳。是為序。

壬戌秋林天蔚序於香港大學

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

目錄

許序

林序

壹 族譜 家族發展之紀錄

貳 族譜與族譜收集

參 香港地方文獻蒐集工作之初步報告

肆 族譜中所見香港之史實十例

伍 譜牒中所見明清之際來港之客族

陸 香港新界之五大族

柒 中國族譜學在香港之發展

捌 英人租借新界前之土地主權傳說一則

蕭國鈞 一

蕭國健 七

蕭國鈞 十三

蕭國健 二十一

蕭國健 三十一

蕭國健 四十一

蕭國鈞 五十一

蕭國健 六十三

玖	從碑刻文獻看九龍之宋末史蹟……………	蕭國鈞…………六十五
拾	清同治元年至三年間荃灣城門二鄉械鬥記……………	蕭國健…………七十三
拾壹	從蛋家歌謠看大澳屯門等地之習俗……………	蕭國鈞…………七十九
圖片		

壹 族譜——家族發展之紀錄

蕭國鈞

甲、族譜是甚麼

族譜是家族自始祖起歷經萬代無盡的發展縣延之紀錄，即人類最基本的社會結構型態的歷史；亦稱譜牒，分族譜、宗譜、家譜、總譜、系譜等。內容主要記述該姓自始祖以下歷代族人之生卒繁衍情況，並及其他有關的事蹟，不論其為光榮的或不名譽的，如果對族人有影響的事，都記入譜；本來負責記錄的，都是族中文化程度較高的人，但在小支派的家庭中，祇要是具有相當文化的人，也要負責記錄了，所以現存的譜牒中，有大族斥資印行的巨冊族譜，又有薄薄的手書家譜，雖則如此，其作用與重要性實全無異致。

乙、族譜自古以來的功用

中國自周代立封建宗法制度，以嫡長子為繼承之本，於是一設小吏掌諸侯之志乘，雖世系而別昭穆一，編排明確的譜系，作為宗法制度推行的根據。秦始皇帝統一天下，廢封建而行郡縣，漢高

祖行郡國制，封建雖廢，但新的世族形成，所以東漢的著姓大族談論姓氏，無不以譜系自矜身世，以鞏固其社會地位。魏晉南北朝時代以九品中正法取士，士人的籍貫、婚配、選拔，均以族譜為根據，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世族政治。隋唐時代科舉取士，門閥觀念逐漸衰落，譜牒之為用也因之減少。兩宋以後，胡人侵擾，中原人士南遷，於是溯本追源的工作大興，諸大姓族莫不修譜，以免同姓外族冒宗頂源，譜牒又成為認祖歸宗的所資了。降及明清，此風仍未竭，但自清乾隆以後，為防反清思想之流行，大興文字之獄，而族譜中多夷夏分明之思想，所以對於它的修撰不甚提倡，到四庫全書的纂修時，遂乘機貶抑族譜而不把譜牒收進去。民國肇建，民主共和，人人平等，教育普及，國人知識日廣，緬懷先賢，亦多有取先代族譜而重修續修，本無譜牒的宗支，亦自撰有家譜。至一九四九年大陸易手，倡社會主義思想，以家族倫理觀念為落後之封建殘餘，以人為國家政權之工具，於是父子無親，皆為同志，族譜被視為廢物；到一九六六年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社會上在執政者之下，以工、農、兵階級特受尊崇，學術文化大受摧毀，知識份子備遭迫害，譜牒更成為毒草而其功用澈底被否定了。

丙、族譜中所記載的事蹟

族譜應記此甚麼事情本無規定，而記事之詳略亦隨修撰者之意而爲，普通一般譜牒所載，包括得姓的起源、婚配、子嗣過繼和婦人再嫁，因耕地界劃和水源供應問題而生的族鬥，以及死後卜葬之地點等；此外，特殊事件的記述，可有以下數例：

一、種族血統與改姓——

明代李贄（卓吾）的祖先李篤曾至波斯灣附近經商，娶色目婢女爲妻，信奉回教，因而被其弟李端逐出家族，遂改姓林，其後二人之子孫互有往還，且甚親切，所以後代修族譜時復合兩姓，稱「林李氏族譜」，表示對長房的尊敬（註一）。

二、華化外族與改姓——

南宋末，回人蒲壽庚任泉州提舉市舶使和福建沿海都置制使，以其高超的造船技術，在當時京城附近的重要海港泉州管理水師，握軍事財政大權，但他在蒙古人南下時突然降元，把強大的海軍送了給祇有騎兵的元軍，元朝除了仍委他做市舶使外，並授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率水師追趕宋帝，帝昀來到官富場（今香港九龍地域），遂有滅宋的井澳（橫琴島）之役。他的姓蒲祇是譯音，並非漢姓，族譜上記他的家族由一世至七世皆非中國方式之姓名，如二世祖之姓名爲晦噠呢，或稱蒲海達。後來，元朝因他的後代發展太盛而生顧忌，把他的後人蒲崇謨充入軍籍，由泉州調往山東平海衛，崇謨之子爲求自保而改姓楊，至明代始復回蒲姓（註二）。

三、家族遷徙——

香港新界上水的廖氏，其廿八世公諱均壽，乃大二郎次子，與宋文丞相同事，生一子曰得祿。得祿公生四子：長曰仲庸，次曰仲賢，三曰仲章，四曰仲達。仲達公於元朝中葉由福建汀州府遷來古屬東莞當時的新安官富司三都二十一圖上水鄉開籍；因與二十四世三十三郎的長子同名，遂改名仲傑，爲上水鄉廖氏的始祖。他本是宋朝的迪功郎，開籍後復回福建（註三）。

又西貢半島北部的白沙澳翁氏一族，則是第三十二代盛元公在清朝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仲春遷來本邑，住於白沙凹（澳）海下村（註四）。

四、地方建設——

上水廖氏自從在元朝中葉遷來後，到明朝萬歷年間，其族日衆，因避土匪李萬榮的侵擾，族人遂建議築圍以自保，自清朝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動工興建，翌年竣工，這就是今日尚存的上水圍內村（註五），圍外有護城河環繞，四角有更樓和射擊窗孔，正門裝連環鐵門，與錦田吉慶圍的相同。

五、治安情況——

新界粉嶺龍躍頭的溫氏，自明朝洪武初，先祖松嶺始插居龍躍頭，當時屬東莞縣治，因地僻法遠，至弘治、嘉靖年間，寇賊王世喬、林鳳相繼爲害，迨萬歷初年，始立爲新安縣治，寇盜稍戢，

及後至崇禎年間，寇於海者一日李開奇，一日劉鄉老（註六），朦朧過百，近海五、六里者劫之，而本鄉及遠海者無患。惟至丙戌年鼎革交令，如惠賊陳耀蹂荒歸善城，黨數萬，流劫本方，西至新田、赤尾一帶，東至鹽田、大遼一帶，村村筍營，處處是賊，環打龍躍頭村圍九日，不敢近圍，終無所施之，賊於是乎退（註七）。

從族譜中可考見的史實甚多，以上所學不過是其中一些最普遍的而已（註八）。

丁、族譜在今日的價值

今天我們研究族譜的價值，可分文化學術和社會生活兩方面去衡量：在文化學術方面，族譜資料可補正史之不足，如蒲壽庚之歷史在宋史中無載，祇有他的家譜才可見到；其次，族譜可與方志互相參照，如粉嶺龍躍頭村受盜寇一事，便可因之而真相愈見。在社會生活方面，我們可從族譜知道家族的來源，雖然周代前後的記述頗多神異之說，但秦漢以後的事蹟就可信得多了；其次，歷代族人的發展情況，如功名事業等的成就，使後代對祖先創業的功績知所尊崇，而感激父母對自身之養育，知道盡孝反哺；有些族譜記載了兄弟爭產或兩族械鬥等不愉快事情，是修譜者秉董狐之筆，一以警惕其當世族人，二以教育後代子孫，使他們切記消弭此等事件之重演；從族譜可以叙輩份血

緣關係，增進同姓不同宗的親屬感情；由同宗相親進而同姓相親，再進而同種相親同類相親，這樣從家族本位觀念推廣到種族大同觀念，提倡全人類的博愛精神，就是族譜在今日的最高價值。

註 釋

註一：據「泉州林李氏族譜」。

註二：據「南海甘蕉蒲氏家譜」。

註三：據「香港新界上水廖氏族譜」。

註四：據「香港新界西貢白沙澳翁氏族譜」。

註五：全註三。

註六：嘉慶新安縣志卷十三防省志寇盜條載，李開奇本作李魁奇，崇禎三年入寇本區，直攻南頭；劉鄉老本作劉香，崇禎七年入寇南頭，翌年爲鄭芝龍所平。

註七：據「香港新界粉嶺龍躍頭溫氏族譜」。

註八：參羅香林「中國族譜研究」中篇及蕭國健「族譜中所見香港史實十例」。

式 族譜與族譜收集

蕭國健

一、中國族譜學之發展

族譜爲各姓氏先祖源流之記錄，以及該氏族子孫分佈與血統關係之一種家族檔案。其修撰起於周（註一），至唐代大盛。其時朝廷設官撰譜，並屢詔修與姓氏譜系有關專書，新興士族亦重視譜乘（註二）。

自李唐至宋明期間，譜系之學脫離官府（註三），各姓自撰族譜，除記錄源流與宗支世系外，亦有以一時、地、人一面而自爲擴充，內容日漸豐富。

清初因忌漢人於族譜內寄託民族思想，故詔改譜中一切僭妄字句，至四庫全書及清史稿內亦無明列譜系門，惟此時民間修譜之風仍盛。

民初，各地之鉅室名門，及新興家族，亦多注意修譜。迄新文化運動發生，部份學者以家族制度爲不足道，故漸被忽略。至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內地發生空前變亂，故各族姓所存之族譜，多已被毀。

如今各地所藏之族譜，多爲清代至民國間所修，此等族譜或存於祠堂或由各房族長保藏，其繕

寫之罕本，或刊印數量極少者，則必須標明領譜人之房派，領譜條件以及保藏規約。

二、族譜中之歷史資料

族譜雖爲記載一族之源流及分佈之冊籍，而其中亦有不乏歷史及文化研究之有價值資料，尤以涉及近代史料者多。如香港新界粉嶺龍躍頭溫氏族譜（註四）中「丙戌寇荒，戊子飢年記」一文所載：「予鄉（龍躍頭鄉）自洪武初，先祖松嶺始插居龍躍頭，老年生龍崗公，皆屬東莞縣治之者也。因地僻法遠，至弘治、嘉靖年間，寇賊王世喬、林鳳相繼爲害。迨萬曆初年始設立爲新安縣治，寇賊稍戢。年後，至崇禎年間，寇于海者一曰李開奇，一曰劉鄉老，轆轤過百，直犯仙城。本里近海五、六里者劫之，而本鄉及遠海者無患，惟至丙戌年，鼎革交令，如惠賊陳耀蹂荒歸善城，黨數萬，流劫本方，西至新田、赤尾一帶，東至鹽田、大逕一帶，南至九龍官富一帶、北至月崗屯、新村一帶；村村筍營，處處是賊，環打本團九日，不敢近圍，雖有伏地虎、堆柴菁，亦無所施之矣；賊于是乎退。……」文中詳載明末沿海寇盜「林鳳，李開奇，劉鄉老」（註五）等擄掠該鄉附近地方情況；文中雖無準確年份，惟所載者與方志及正史所載者吻合。

族譜中可供參考之史料，較著者有明代衛所與民族遷移之關係，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之關係，

基督教傳播與近代中國之關係，唐嶺南行軍總管陳元光與漳潮開發之關係，及唐末黃巢變亂與民族遷移之關係（註六）。除此，從族譜中亦可考見香港新界各族姓之源流，遷移歷史，清初之遷海及復界，以及本區之經濟、文化及社會活動等有價值之資料。

然族譜中所載亦非可以盡信，如香港白沙澳翁氏族譜（註七）中「文一迺楷」載：「翁氏迺帝嚳之後，周武王胤胄也。……昭王即位三年，因遊汪面山，遇一汪氏，王即封爲汪山夫人。一日，與王同遊，忽覩白虹貫日，歉然不安，遂感而孕，經十二月誕生男子，手拿三日不開，官監奏王，王命以香水，沃其手，手即啓，左手握公，右手握羽，合爲字，遂賜姓曰翁，名曰弘；後封楚國左丞相，右食采翁山。翁氏有姓，蓋肇于茲矣。……」文中詳述翁氏得姓之由，惟怪誕不經，自不足信，此族譜所記不可盡信之例也。

三、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之族譜

馮平山圖書館爲西元一九二九年由馮平山先生所創，目的爲促進香港地區中國學術文化研究，一九三一年動工興建，翌年落成。一九六一年大學圖書館新址落成，馮平山圖書館於次年遷入新址四樓，原址改爲馮平山博物館。